



现在就给你蒸槐花吃！那不是，我把钩槐花的钩子都给你靠在山墙上了。”

一根长长的竹竿，竿头用细麻绳缠着一个粗铁丝弯成的钩子，小时候我和二哥就用这样的长钩钩耧头钩榆钱，而钩得最多的是洋槐花。虽然多年过去了，我对这种长钩仍不陌生。我举起它，先把槐花枝套在钩子里，然后两手一拧，“咯吧”一声轻响，一枝槐花就从树上落下来了。片刻工夫，我就钩下来一大堆。因为今年的槐花还没有被钩过，贴近地面的槐花枝钩下来很容易。

娘把槐花捋在一只筐箩里，淘了，晾了，拌上白面搭在笼里蒸，上了大气只需蒸十来分钟，香味四溢的蒸槐花就出笼了。我拿起娘使用了多半辈子、年龄比我还要大的捣蒜锤，梆梆捣捣好少半碗蒜泥。娘用铁勺熟了些花椒油“嗤啦”一声浇在蒜泥碗里，瞬间满屋子油香弥漫，然后再倒些酱油和小米醋和成蒜泥汁儿。嘿，就用这蒜汁儿调蒸槐花，吃多少也吃不够啊。

我对娘说：“这才是真正的人间美味呢！”娘说：“好吃明儿还给你蒸。这槐花要开十来天呢，天天都给你蒸槐花！”

正跟娘说话呢，就听见院子里传来踢踏踢踏的脚步声。紧跟着就听人喊道：“婶子，我们来您家钩槐花了！”我和娘急忙出屋，只见来了六七个人，有男有女，都是附近住的邻居。

娘哈哈笑着说：“昨夜这槐花才悄悄开了，我家群儿睡在这大树底下都不知道，你们可就知道了——就跟蜜蜂似的！”

桂枝说：“婶子，我们都长着鼻子呀！今早一醒来，满院都是槐花香；走到巷里，满巷也是槐花香。咱近处这几条巷子，除了你家，谁家还有槐花树？”

娘高兴地对大伙说：“去冬今春雪雨多，槐花比往年开得旺。来，你们都去钩槐花吧。我早起就蒸了一锅吃了。群儿夸它是人间美味儿呢！”娘把我早用过长的钩子递给桂枝，而清顺叔手里就拿着一根他自个绑的长竿镰刀钩呢。

娘对他们说：“三棵 tree 呢，你们分开钩吧。”

于是，钩子、镰刀都动了起来。槐花一枝一枝飘落在地。他们来的时候都带着筐子，于是，钩的钩，捋的捋，很多小蜜蜂也绕着他们手中的槐花上飞下翻，它们不情愿让人们把它们们的蜜源抢走呢。清顺叔看了看地上，又看了看筐里说：“够啦够啦，足够咱们每一家都美美吃一顿啦。”桂枝说：“哦，不要钩啦，咱们给别的邻居多留些吧，他们很快也要来了！”

她话音刚落，巷里的三三就来了。他对我娘说：“奶奶，我妈叫我来您家钩点槐花。”娘问他：“你妈咋不来呀？往年总是她来钩槐花。”三三说：“我妈在棚里和面哩，她叫我捋些槐花回去，她捋到面里蒸槐花馍哩。”桂枝说：“你妈还真会吃花样呢。你回去跟她说，让她给你摊槐花煎饼，比槐花馍好吃多哩！”这本是一句玩笑话，而三三却认真地点了点头说：“嗯！”于是大家都被逗笑了。

娘说：“三三，那你就赶快钩吧。别误了你妈蒸馍。”说着把长钩递给他。三三不要，说：“我会上树。我上到树顶来那些开得最白的！”他把三棵槐树都看了看，然后跑到“哥哥”那儿去了。只见他抱住树干，噌噌噌噌，像猴儿似的很快爬到了树顶。他左手握住一根枝条，右手捋了一大把槐花塞到嘴里大吃大嚼着，说：“真香！”娘在院里喊：“不要上得太高了，站到粗树枝上站稳当，左手要抓紧，够不着的就不要强够！”三三一边答应，一边“咯吧咯吧”扳着槐花枝往下搭。娘正帮他把槐花枝往一块拢呢，他倒“哧溜”一声从树上下来了。娘说要帮他吧槐花捋下来，三三却抱起一堆槐花枝跑了。

人们说着笑着，各自都很满足。他们提着端着喷香的槐花走了。都是街坊邻居，没有人说感谢的话，他们的笑容便是谢意。

第二天，我家院里又陆续续来了好几拨人，都是来钩槐花的。钩得多了，低枝上的槐花钩完了，高枝上的槐花却够不着了。娘叫到我柴火垛后面把梯子搬出来。梯子是两根木椽钉的，横也是木椽锯成的，很稳重也很结实。娘说：“去年这个时节你爹专门去找木匠做的，好让人们踩着它钩槐花。”

发动富户捐款；再是用“以工代赈”的办法，组织灾民参与到官方机构的重建工作中来，以此来让灾民赚取生活所需及重建家园的费用。随之，他又进一步整军伤武，除暴安良，通过制定严格规定，对胆敢发“国难财”的“混子”予以严厉打击，有效稳定了时局。一时间，千疮百孔的荣河，“一切营缮，修复如旧”，回乡赋闲的明朝首辅张四维欣然为其撰写了《重修运城碑记》，对侯祁极其嘉勉。作为一个饱学之士，侯祁对文化教育更是倾尽全力，他以兴文为己任，重修县学，新建大学书院，在财力十分匮乏的情况下，不仅聘请了大批师儒在此设教，而且还身体力行，亲自义务到书院讲学，为荣河的未来奠基。

后土祠献殿上的那通残碑，是侯祁留给荣河最深的印记。这块碑现在叫“龙马负图碑”或者“轩辕扫地碑”，盖因为碑的正面为“轩辕扫地之坛”六个大字，背面为“龙马负图之处”六个大字，唯其不同处，则在上下款上，正面没有上款，唯有小字为“汾隍之曲，神龙盘护真形胜地”“惧大河之北，渐以淹没”，下款则写道：“嘉靖二十四年岁次乙巳二月。”背面上款“赐进士第文林郎知荣河县郭城。”下款有“大明嘉靖三十五年岁次丙辰冬十月”等字。轩辕扫地说的是轩辕黄帝打败蚩尤之后，在汾阴脍上扫地为坛祭祀后土的事情，而龙马负图则说的是伏羲创立八卦的故事。《荣河县志》载：“旧传旧城南十里河岸上有龙马负图处，上设白马庙，明邑令侯祁题碑。”让人不解的是，一块石碑的正反面，时间却相差了十一年。有当地学者认为碑都是知县侯祁立的，大概是侯祁先知道“轩辕扫地”之事，后知道“龙马负图”之事，故分先后。

我却不这样认为。侯祁赴任荣河，是嘉靖三十四年的事，十多年前他还在直隶任上，只能是前头有人刻了“轩辕扫地”碑，侯祁来后，觉得“龙马负图”和“轩辕扫地”对荣河而言，都是非常光荣的历史，完全可以相提并论，此时又适逢灾年，于是，便求简而用，在旧碑背面勒石以记。大灾面前，万马齐喑，遍地萎靡，在千头万绪的救灾大事中，侯祁不忘刻“龙马负图”碑以志，当是以此来振作荣河民众之精神，感召灾后重建之斗志。在侯祁的心里，这或许仅仅是废墟中的一朵小花，但今天看来，又未尝不是荣河民众面对灾难时的生命力。

不是吗？从这块碑的辗转变迁就能看出端倪来。根据《荣河县志》的记载，这块碑原本应该在“旧城南十里河岸上”（今属临猗县北赵村）白马庙内，顺治年间，黄河泛滥，大抵是白马庙也经历了水毁，此碑被有心人移到荣河县城，康熙年间又被回移至重修后的白马庙内，同治年间又逢水患移至县衙，后再重回庙内。可以说，来来回回，反反复复，荣河人一直都没有忘记这镌刻着时代印记的历史记忆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碑被移到荣河县文化馆内收藏，到1954年万泉、荣河两县合并后，不知道什么缘故，碑却让人丢弃在大街，被一个叫樊顺合的先生收藏至家，后来才捐赠给后土祠。一块碑的过往，透露的是一种情怀。后来者可能早已不知道侯祁是谁，但这块碑上镌刻的历史，却总能让人在不经意间激荡起一股浩然之气，因此，纵然灾情一而再，再而三地发生，但保护此碑的使命，在荣河民众心里，却不因时代变迁而有些许改变。

侯祁的救灾，事前实际调研，考虑周密，事中事必躬亲，讲求实效，事后妥善安抚，全面着眼，应该这样称“救火队长”是称职的、合格的。元朝大诗人曾有诗云：“唐尧天子居上头，贤相柱天如不周。保国如瓠，驭民如舟，吁嗟赤子汝何忧。”意思是说国家有像唐尧一样的明君，还有如擎天不周山一样的贤臣，这样的政府可以使国家被保护，使人民团结一心，老百姓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？这不正是荣河儿女对知县侯祁的评价嘛！

在万荣县秋风楼的基础上，有两处门额，朝西的写作“望秦”，朝东的写作“瞻鲁”，似乎是冥冥中的天意。“瞻鲁”的意思当然是寓意登斯楼可以远眺齐鲁，但我更愿意相信它背后有更深层的意味——那就是对齐鲁的仰望。齐鲁不仅有孔孟，而且还有多年来在万荣大地上俯身为官的齐鲁仕子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仅有明一朝，由万泉、荣河两县合并后的万荣，担任知县的144人中，来自山东的就达到30人左右，而且还涌现出了被毛泽东誉为“古代劳模”的莱芜籍荣河知县吴来朝。体恤民情不畏权势有“强项令”之称的新泰籍荣河知县张相汉以及侯祁等多位闻名遐迩的名官。这是山东之荣，更是万荣之幸，不“瞻鲁”我辈岂有愧于心哉？！

侯祁对家乡也有着深厚的感情，据一些资料显示，他在郛城古城内曾经捐资修建了科甲济美坊、金榜题名坊两座牌坊，致仕后还主持编修了《郛城县志》。作为从事方志工作十余年的方志人，我又一次感觉这次邂逅侯祁于齐鲁之不同凡响——无意间，我就真切实实在在地完成了一次朝圣之旅、“瞻鲁”之行。

从菏泽回来，我又专程来到后土祠的那块石碑面前，碑已是残破不堪，字迹不全，一如侯祁当年面对的荣河。但是，时至今日，碑虽残破，然侯祁的背影犹在；往事已远，但荣河的变迁可见。我想，一个时代总会有一个强者以勇武的面孔出现，而在其身后，也会有一个又一个英贤者接力而出。兴亡谁人定，英雄古今同！

云烟深处

不来菏泽，我真的不知道，相隔千里的菏泽和运城的地域文化居然有着如此多的相似和关联；两地的“历山”，都传说为舜耕之地；两地的“雷泽”，都是传说中的“人祖”华胥生活之地，2024年4月，陕西蓝田、山东郛城、山西永济三地还共同举办了“恭祭华胥氏大典”；运城是尧舜禹建都的地方，而菏泽的历史文化学者认为菏泽是尧舜禹的出生地；卫国卜子夏是现在的菏泽卜垌堆人，而他最终却在西河设教，终老河东龙门……

而我，作为一个研究万荣文化的爱好者，在一路惊叹中，走进菏泽，却有了这一次让人更加惊喜的邂逅——这就是山东郛城人侯祁。

他，是曾经的明代荣河（今属万荣县）知县。

对侯祁的了解，过去其实也就是一点点的零碎记忆，除了《荣河县志》上的官样辑录外，就是万荣后土祠献殿上那一通残碑。一个地方数千年历史，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，雨打风吹之后，有多少知县能在史册中留下姓名？而侯祁却成了万荣县历史上颇具影响力的人物。

这一日，风和日丽，心情极佳，可能在潜意识中就有人逢喜事精神爽的预感。果然，迈进巨野文庙，先我之前进入大门的《映像》杂志副主编王芳女士就呼喊我：“快来看——侯祁！”大门内墙上的一块展板上，介绍的是郛城历代进士录，而我曾经的“父母官侯祁”赫然排在第八位；侯祁，字应文，明嘉靖癸丑科进士，曾任深泽县知县、荣河县知县、兵部郎中、岳州知府。顿时，一种“他乡遇故知”的感觉涌上心头。我在心里一遍遍默念那一行并不显眼的文字，陌生又熟悉，平静又感慨：一官在兹几经春，只要不负苍天，总会激起后来者的浩浩思绪。

史书中关于侯祁的记载少之又少，但是在仅有的蛛丝马迹中，却足以洞见侯祁的能力和作为。侯祁来荣河，肩负着“救火者”的使命，是因为那场惊天动地的晋陕大地震（因震源位于陕西华县，也称“华县大地震”或者“关中大地震”，但危害最严重地区当以晋南蒲州为最）。明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）十二月十二日，黄河金三角区域的山西、陕西、河南同日地震，“声如雷，鸡犬鸣吠。陕西渭南、华州、朝邑等处，山西蒲州等处尤甚”（《明世宗实录》），地裂泉涌，城陷屋塌，平地突成山阜，黄河变成清流，地震强度超过8级，烈度超过11级，死亡人数超过83万人。据明朝人李开先《闲居集》记述，蒲州、荣河、安邑、临晋四地，“十去八九”，当时的潼关、蒲州死亡人数占到了全城人口的十分之七，这场地震成为人类历史上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地震灾害。

历史是无数个偶然组成的必然，在那些惊心动魄的瞬间，总有人闪耀在历史的天空里，侯祁便是如此。地震爆发后，灾民不聊生，嘉靖皇帝派户部左侍郎邹守愚代表朝廷深入灾区进行慰问，主要干的是三件事：一是减免赋税，发放救济物资，据记载款项实在有限，连杯水车薪都称不上，根本无济于事；二是皇帝写罪己诏，祭告山川河洛之神，这都是平民心塞言路的推责之法；三是抽调一些有能力的官员到灾区执政，部署和开展灾后重建事宜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远在太行山麓直隶府深泽县任职的知县侯祁，被紧急调遣到河汾之地的荣河，担任知县和救灾总指挥。

此时的荣河，可以说满目疮痍，惨不忍睹，“坏城垣及官民庐舍万余，压死人甚多，地裂泉涌，平地水深三四尺。绵绵震动不息，至次年方止”（康熙版《荣河县志》）。城垣、庙宇、官衙、民庐，倾颓摧圮，十居其半；田园或壅为冈阜，或陷作沟渠；死伤多半，疫情蔓延，更为恶劣的是，盗贼趁乱蜂起，社会动荡不安，劫后余生的百姓毫无安全可言。侯祁调任荣河，自知困难重重，压力山大，到任后以“经理筹划”为首要，制定了灾后重建的一应办法，应对时艰。当其时也，官府赈济灾民，其实是无米下炊，虽然嘉靖皇帝下诏“以地震免山西蒲、解、临晋、安邑、夏、芮城、猗氏、平陆、荣河九州县去年秋粮”，但全县总量却未能减免，因而必然导致其他县税负加重，而且在此一年之后，朝廷就再也没有赈款的记录。《临晋县志》中收录有当时邑人王光宇所撰的《重修儒学记》一文，对这场地震略有描述，而对重修庙学的费用筹措，却明确为“财出于功，不支费于公帑”。连官办的学堂重建尚且得不到财政支持，民宅也自然是靠上大门了。面对此情此景，辛苦的侯祁该怎么办？

荣河位于黄河和汾河的交汇之处，历史悠久，上古时期就属于尧邑，汉初置汾阴县，唐玄宗时期在此地发现古鼎，遂改县名为“唐鼎”，至宋真宗时期，在汾阴祭祀后土，见“荣光霁河”，又改称“荣河县”。荣河县城自古地处黄河河滩漫漶之上，又加之当地的沙性土质，因此，地震来袭之时，城垣、房舍之倾颓势必就比别的地方严重许多。侯祁来时，黄河水漫溢，浸淫荣河县城，不仅漫没了庄稼，而且把城墙、城楼皆夷为平地，县衙大堂、布政厅、县学等重要官署学宫，仅留基址，汉唐以来兴建的后土祠，也严重损毁。衙门连基本的办公条件都不具备，租住在民舍中的侯祁却启动重修县府，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，靠两条腿走路：一是根据荣河县在外经商者众多、富满天下的实际，